

韦家辉的亚视神剧再出土，从《世纪之战》到《神探大战》中的多元宗教观

如果说《大时代》里描绘的股市是香港城市前途的缩影，那么《世纪之战》的股市则似说整个人生的缩影。



导演韦家辉在《神探大战》的拍摄现场。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林纶诗 | 2022-11-13

Disney+ 买来《世纪之战》，韦家辉“神剧”之一。这套剧比《大时代》更极端，有人爱有人憎。虽说是因为版权问题，名字都经过改动，但实质所谓续篇《大时代2之世纪之战》其实可独立成章，完全被视为另一套杰作。

《神探大战》上映后，不少人才发现与《神探》没甚关系，只是更加神化，更加跳脱，更加毫无章法。韦家辉的套路一向是这样，同一款的作品，一次会癫过一次——第一次写，是写实地做个基础，下一次写，可以更天马行空。他本人亦提过不喜欢写续篇，人生苦短，每一次有机会创作，都不想重覆。其实《神探大战》的缘起也是杨受成想他写《大时代》的后后续（访问在此），结果他却交了完全不同的《神探大战》。只是，是否截然不同？我又认为不是。

《神探大战》上映后，Disney+开始上架《世纪之战》——疑似《大时代》续集，但实质像剧本重作的创意习作。韦氏是一个彻头彻尾以创作剧本为主的人，剧本比视觉风格明显及独树一帜，这类导演更倾向喜欢“玩桥”，例如他写的作品不是结局多样，就是开放式。我们现在会形容为“平行时空”的创作方法。《一个字头的诞生》里的两个故事／结局、《再生号》的多重世界、《大只佬》和《喜马拉雅星》的同主题异色彩、及以上所说《神探》和《神探大战》的一体两面，都是这样。一个理念/主题，再配上不同的角色、抉择、宿命，成就不同的电影故事。也是韦导风格的贯彻、迷离、吸引之处。



《世纪之战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《大时代》和《世纪之战》无疑是这种手法及主题的练习本。《世纪之战》首几集，差不多全是重覆《大时代》的事件，即使你没有看过《大时代》，你也能透过前几集对背景有足够了解。不过若看过《大时代》，观众可以在比较下，见证他如何重写了同一个故事——在没有抹杀第一辑的剧情之下，韦导没有矛盾地写出下半部，而当中人的性格和整个故事风格彻底被改变。较容易的方法是以主角失忆去补完扭转剧情的情节，较厉害的方法是重新填补《大时代》事与事之间的空隙。丁蟹（《大》）变了丁野（《世》）后不单慢慢成了好人，还成了方新侠（《世》，即《大》中的方展博）的爸爸，然后再加上一堆如希腊神话般乱伦的情节，疯狂无比的宿命加宿命，比戏剧更戏剧。

潘国灵在《银河影像，难以想像》一书里写到，韦家辉的电影“常探及命运、宿命，有时呈黑色的世界观”。而我觉得以《大时代》为基础再演化成的《世纪之战》就是该他这种人生哲学的起点。（《一个字头的诞生》的制作年份处于这两者之间，若看过这三部，会更明白他的世界观如何萌芽，推至今时今日的他，这里不详说了。）

股市作为现实和比喻

如果说《大时代》里描绘的股市是香港城市前途的缩影，那么《世纪之战》的股市则似说整个人生的缩影。这个战场，无论在香港还是乡下（芙蓉镇），更似在梳理现代社会的无常。股市不单提供了博弈的平台，还有预言实现的平台。丁野的预言力、方新侠的信念力（我说它升，它就会升），在一个被操控的股市里，就如平凡人对抗命运之手时，没有超能力根本很难翻身。股市是“不可控”的借喻，里面可以同时有得有失，可以借其翻身，也可以借其报仇。但最终要证明的，就是股市是人为的结果，不是真正的经济供与求。就如命运一样，韦家辉不相信人生是随机的，而是冥冥中有无形之力，可以是因果，可以是神，一直把人推来推去，但人在其中可以选择怎样去应对。由《世纪之战》去到《大只佬》，可见韦导不断尝试去解释人生的无常——为什么天那样不公平？有人同一世做了坏事，报应会立刻应验吗？受害者不等上天裁决，自己亲手去报仇，会成功吗？还是会累及他人及自己？上一世的自己做了错事，今世的自己要偿还，公平吗？命运已是写好了，人能凭一己之力改写吗？以求道修行去改写，还是自己身体力行亲自干涉他人地改写？由《大时代》开始，我们可以看他如何推进演绎这个主题，直至今年的《神探大战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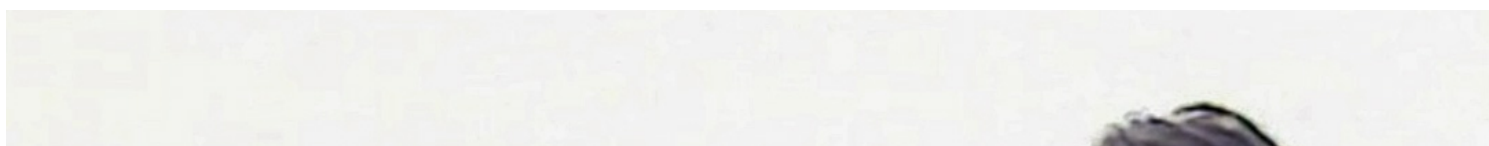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大时代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疯狂演进的起点

《世纪之战》是韦家辉首次晒冷自己宗教价值观的作品，执行上非常唠叨。但亦看到他对命运、主宰、得道的执念，显然是想把自己的体会全部爆出来。而用一个人物也不够，于是他用在方新侠上，也用在丁野上。在文本里，韦导提供了另一空间，让《世纪之战》的丁野补偿了自己（《大时代》的丁蟹）的罪行。他重写了丁蟹的故事，完成了另一平行宇宙。文本之外，他则将自己的创作推倒重来，是另一种的神之手。每个角色都要说一次自己对因果及缘份的看法，坦白说是太多了。但作为明白韦家辉的重要阶段，看这种唠叨是值得的。《世纪之战》为他之后的《大只佬》（因果报应为何物）、《再生号》（创作作为自我救赎）、《神探》（人的多重角色和面对抉择时的内心交战）、《神探大战》（纷乱中成仙或成魔如何抉择）等等打好了价值基础。

韦对“真理”的体悟呈现主要靠丁野的自白，以丁野为第一个觉悟者，再点醒方新侠。狱中丁野曾问自己的幻觉——一位和尚，怎样确定他是精神病所生的幻象，还是真的佛意？和尚说，若道理是真的，幻觉还是显灵又有何分别？丁野又说冤冤相报何时了、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类话人人都懂。和尚反指三千年前已将所有道理讲给众生知，问丁野究竟想他说什么？人懂得说，但不一定听进心里。丁野谢过佛祖，和尚却说为何还要标签他为佛祖。丁野方才明白无神无佛，一切皆幻象。他之后继续帮方新侠，甚至劝他放下并放过仇人。最后丁野自我牺牲，方新侠亦放下执着，算是在一堆道理中完结此剧，亦为韦家辉对这个主题的初探。





《世纪之战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《世纪之战》是传教，是他在混沌中的探求之路。到《大只佬》才是真正得道，李照兴在《银河影像，难以想像》一书说：“《一个字头的诞生》开始探索的宿命题旨…逐步演化，经不同作品的演绎，到《大只佬》才真的放得下，达至一种超脱的出路（或至少是期盼）。”然后，经历过《再生号》的疗伤，《神探》的分裂，《神探大战》来到新境界——就算全世界疯掉，或全世界认为我疯了，我也会继续探求真理，坚守信念。

《神探大战》中李俊（刘青云饰）一句：“个个变了怪物，没有人听我说话。”这话与《世纪之战》和尚的话遥遥映照。道理人人都知，但在不同的执着和着魔里（《大时代》的极度自我膨胀，《世纪之战》的家族宿命复仇，《大只佬》的前世今生执念，《神探》的多重人格心理陪碍，《神探大战》的煽惑仇恨），谁能坚守“善”到最后？李俊：“个个都可以变怪物，为何我不可以？”每一出电影都有人变坏的合理理由，为父报仇、前世业障、群众压力，但韦导不断想说的是：我们不必一边质问为什么，因为我们一早已知道，只是能否打破执迷。李俊对方礼信（奸角／怪物）说：“你想做我，但我不想做你。”就是立地成佛。尤如《大只佬》里，两个刘德华在最后的对峙。

在极端情况之下，人人执迷，成了魔鬼，创伤及痛失至亲是复仇的借口吗？《世纪之战》里方新侠（刘青云）起初口口声声说因为丁野对不住自己，世界对不住自己，所以尽情打击对方和异己，到最后亦是丁野点化，才放过赛斯（另一宿敌），终得最后胜利。到《神探大战》，李俊（刘青云）拒绝做怪物，虽然没有了妻女，甚至眼白白看着方礼信杀死自己女儿，但仍坚持做对的事（不杀方礼信的儿子）。他告诫其他警察：“我们不是神，只是探。如果我们当自己是神探，怪物会在暗角嘲笑我们。我们只能不断去查，不断

去探 ……”

廿多年来，韦家辉披着刘青云的皮，探索着宿命和宗教，这样走过来。



《大只佬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韦家辉的宗教观

韦导在从前的访问曾谈到自己虽然不是佛教徒，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很认同，尤其是“因果”。到近年，他谈到自己信了基督教。其实一直以来，他的作品里有丰富的多元宗教色彩，《大只佬》亦并非只谈佛教，他在访问中也说过“大只佬”最后的形象是参照耶稣。佛的形象是解释因果，耶稣的形象是寻求救赎。

这类综合的宗教观，与新纪元运动的去中心化有点相似。在《世纪之战》里，有三个主题也是来自自己新纪元运动的核心：

冥冥中有因果

方新侠的同事希文看到方新侠成功复仇，不但使丁野失去所有，连带曾经害过方新侠爸爸的父亲也死去。她说她觉得是因果，不是意外。丁野也多番说到，有些事情是要发生了，才会令人明白。他不知道他为何一直寄书给他的心理学家，或他为何一直塑造佛像及画预言书，他只知道要做出来。这都是用比较玄幻的方式去说明因果。到后来《大只佬》，“因果”反而被描绘得更加简单直率。

超能力、吸引力法则

剧中方新侠的“超能力”在于他可以摇糖罐，想要糖时就会出糖，亦对应他相信自己借到好运时，就会行运，股市会因他意愿跟升。这是新纪元运动里常谈到的“吸引力法则”，亦即“心想事成”。若读过此法则，会较接受到剧情，不觉得突兀。在其他作品中，这样的超能力成为毅力，成为不断探索真相的动力。



《神探大战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神通

无论是方新侠的念力、丁野的预言能力，都提示着他们的能力非来自平凡的自己，而是有超能力。丁野最

后更能与“佛”连系，及直接通话，像新纪元运动的灵媒。韦导在访问中多次谈到，自己创作时，常会听到一把声音引领他如何创作。在《神探大战》的宣传访问中，他直认是有一把声音叫他拍这个故事，之后还如何要他反覆修改。他这样的表达简直是说他的创作不全属于自己，而是如丁野一样，接通了某种神通。而在《神探》和《神探大战》中，角色们都有看穿人或与生灵沟通的能力。

蓝天云在《焦点演员刘德华》里，谈到《大只佬》“概括出业力与心念之间的关系，在执着与洒脱之间的摆动，却见到人之常情”。在《世纪之战》里，可见这个形容以幼嫩的雏形呈现。业力、心念、神通，正是这三个大的元素，贯穿《大时代》至今的韦家辉灵性戏剧（spiritual drama，电影学者David Bordwell语）。

结语

对比杜琪峯的稳定和自信，韦家辉的飘忽和持续探索更令人在意他的成长和蜕变。近年我开始接触身心灵书籍，在其中我时不时看到韦导的宇宙观。他在不同访问中多次承认及直视自己的限制，在作品中亦毫不掩饰地曝露自己未成的见解与摸索。他从不害怕承认他是一个仍在探索中的人。关于宇宙、轮回、修炼，人越大会越感兴趣，尤其对现实越来越无力，而看到韦导早于00年香港电视众里已不吝不惧地做一个“神经病”，在戏剧中加入新纪元观念，实叫我大开眼界，亦佩服他的眼界及创作力。

美剧《The Good Place》讲述死后世界，第一场主角来到新国度，问：哪一个宗教猜得准（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的模样）？主事人回答：每个宗教大约只猜到5%——除了有一个瞞了迷幻蘑菇的少年，他说中了92%。

我觉得，那个少年正是韦家辉。

【作者按】讲求信者得救。我们作为观众、信他那套，才会看得出他说的道理。他作为导演，是玩得过火，还是有话想说，视乎观众明不明白他的世界——黑与白，神与魔，正常与不正常，根本从没有他一直不是再说二元分立的世界。